

笼中小鸟

——为主流放改造多年，蒙主看顾保守到底

父亲蒙恩召，父神的看顾

我父亲小时候和他父母住在乡下，家庭很贫穷。当他十几岁的时候，父母亲相继去世，撇下他一个孤儿。在那乡村里面，有几个信主的基督徒，看他无依无靠，因着主的爱，就介绍他到当时教会开办的一所圣经学校去念书。父亲因而信主，接受救恩。他的心中充满了平安喜乐，主赐给他有聪明智慧，他也很用功学习圣经真道。学业完成后，他就决心一生要献给主，传扬主的福音。他愿意到山区很偏僻的地方去，那里很少人听到福音。那个地方出门就是大山、树林，住户零零落落，要去传福音探访信徒，须走很长的崎岖山路，翻山越岭、过溪淌水。有一次，他去探访信徒，快黄昏的时候，在回家的途中，经过一片树林，忽然他听见有草动的声音，又看见离他不远的地方，两束好像手电的光照著他。他以为是坏人要来抓他，后来仔细一看，才发现是一隻大老虎，两只眼睛看着他。起初他非常害怕，后来心中默默祷告主，求神保护他，救他脱离危险。他祷告完了以后，那只老虎就掉转头走开了。他满心感谢神，救他脱离老虎的吞吃，保护他一路平安回到家中。

“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祂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”(诗 34:7)

“耶和華的眼目，看顧義人，祂的耳朵，聽他們的呼求。…… 義人呼求，耶和華聽見了，便救他們脫離一切的患難。”(詩 34:15-17)

立定心志忠心事主

当地教会聚会的房子已经破漏不堪，他们便计划靠信徒自己动手，修造一所较大的会所，供聚会之用。这消息传出去，被当地的一些土匪知道了，他们认为既然要建礼拜堂，一定会有许多钱。所以有一天晚上，当家父正跟一位信徒在会所里谈话时，那些土匪就来敲门。开门后四处寻找，並沒有找到钱，就把他们两个人绑架带走。土匪们把他们关在一座深山的洞穴里，叫他们把建礼拜堂的款项交出来。他们身上没有钱，土匪就叫那位信徒回去，告知教会：如果要这位传道人回去，需以一百块白银交换。我父亲被关在一个有许多毒虫、蜈蚣和蝎子的山洞里，大约一个礼拜之久。当时有一位过去曾在此地传福音的外国传教士，他因传福音曾被这里的土匪用枪打中左腿，后来装上了义肢。他知道我父亲被抓的消息，就赶紧筹集了一百块银元，叫人送去给土匪，我父亲才被释放回家。

父亲回家后，刚好有个宣道堂需要传道人，他就应聘到那里牧会。那地方靠海，当地人大多是渔民。全村都拜偶像，极为仇视基督徒。村里少数基督徒，因信了主，就不愿意出钱作迎神赛会、祭拜祖先的迷信活动，因此引起当地一些强悍村民的嫉恨。有时，在信徒作礼拜的时候，会来捣乱，丢石头、撒海沙、以噪音打扰。但我父亲与信徒还是坚持聚会、同心祷告，求主管理、保守。靠主的恩典，不灰心丧胆，也不理睬他们。感谢神！

经过一段时间后，那些人就不再来打扰了。父亲不懈地继续传道，信主的人数就逐渐增加。他一直在这个教会服事神，直到神接他回天家的日子，终年七十岁。

恩主为我舍弃尊贵，为我降世处卑微，
为我饱尝十架苦味，为我担当所有罪，
恩深逾海洋，真报答不尽，
惟有把我全般的爱，永献我主宰。

我生於 1929 年，出生时因我母亲体病虚弱，没有奶喂养我，也没有钱买牛奶，就以蜂蜜水当奶喂我。我的哥哥、姐姐年纪尚小，不能帮助母亲作家务。有些人劝我母亲说：你身体不好，又没有奶喂孩子，不如把这女孩送给别人抚养。但我母亲舍不得，感谢神，感动同租房子的一位老姊妹，自动前来帮助我母亲照顾我，并且尽心尽力地爱我，如同爱自己的孙女一样。她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，一直到她归回天家为止。这是神的怜悯，让我蒙保守能在义人的家中成长，不致於落在不信主的家庭；使我从小就能够听见福音，接受主的救恩，成为神的儿女。真是感谢神的恩典。

“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。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。”(诗廿二 :10)

“你们自从生下，就蒙我保抱；自从出胎，便蒙我怀攄，直到你们年老，我仍这样；直到你们发白，我仍怀攄。我已造作，也必保抱，我必怀抱，也必拯救。”(赛 46:3-4)

建立家庭祭坛

当我还小的时候，父母亲很注重家庭礼拜，每天晚上全家聚在一起，唱诗、读圣经、祷告。我父亲有架老式的手风琴，每次总是弹着琴教我们几位兄弟姊妹唱圣诗。歌声、琴声传到很远的地方，左邻右舍都知道我们家是信主的，满有平安和喜乐。因著神的恩典，我们五个弟兄姊妹都蒙恩得救，成为神的儿女。父亲常常教导我们：每天清早先要读圣经祷告亲近主，然后才作其他的事。因此神赐给我们的家，使子孙后代大多都信主，跟随先人的脚步，坚心信靠主。

我从小就蒙神赐给一颗单纯爱慕主话语的心，喜欢看圣经和属灵书刊。每逢寒暑假，就有更多时间来读神的话。当时父亲书架上有许多属灵书刊，我会一本一本地拿出来看，越看越爱看，心灵里面得到饱足和喜乐。心中有了神的话，到需要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及时叫我想起主的话，作我随时的帮助。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使我们行走天路不至跌倒，不至陷入魔鬼的网罗里。因为有神的话光照，有时魔鬼来试探，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，可以对付魔鬼、胜过魔鬼一切的诡计。如同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时，他都是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，胜过它一切的试探。

“当用各种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，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”(西三 :16 上)

神引导我人生路途

初中毕业以后（1946年），因为我姐姐读护士学校，我也喜欢。凭著自己的喜好我也选择读护士。当时并不清楚是不是神的旨意。开学不到三个礼拜，我突然发高烧住院，吃药、打针都不见效，三个月之久，热度都退不下来；不能吃东西，只能喝流质，常常昏睡。医生对此束手无策，初步诊断为伤寒病，不但小肠发炎，连肺部和胃都同时发炎。当时两个跟我患同样病状的患者，虽他们病情比我轻，但都先后离世。当时我心的深处却感到很平安，心里有主清清楚楚给我的一句话：“你必不至於死，仍会存活；因主要你做的事你尚未做完。”虽然人瘦得皮包骨头，头髮也几乎掉光了，可以说已走到死亡的边缘；但靠着祷告，医院许多医生、护士也都同心为我代祷，三个月后体温就奇蹟般地退下来，恢复正常。校长就派一位护士送我回家，於是我就在家养病。因此，第一个学期的学业就延误了，也自然不能继续读护士学校了。

养病期间，我有更多的时间读圣经、祷告，也看一些属灵书籍。经过这次病的折磨，主让我在属灵生命中，学到了许多以前没有学过的宝贵功课。如：信靠顺服神的旨意，安静忍耐等候神的时间和带领。不敢再凭自己的意思去选择人生道路，而是把自己的前途交给神，让祂为我拣选。如此又忍耐等候了三年之久，我升学的盼望几乎断绝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伸出祂施恩的手，为我开了一条出路，替我选择了教师的职业。首先，使我入学考试成绩很好，其次，在经济上，看见神奇妙、丰富的预备。於是，我很顺利地读完三年的幼师课程。

感谢神！在我人生的旅途中，祂作我的领路人。当我偏行己路时，祂用祂自己的方法拦阻我；並按着祂的美意，引导我走祂为我所预备的道路。

“义人的脚步为耶和华立定。他的道路，耶和华也喜爱。”（诗 37:23）

“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。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祂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祂用美物，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...”（诗 103:2-5）

当我与主同行，在祂话的光中，
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。
当我肯听命令，祂就充满我灵，
祂充满信而顺从的人。

（副歌）
信而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，
不能得主的喜爱，惟有信而顺从。

神改变我的生命

1952 年幼师毕业，我把前面的工作交在主手中，让祂为我安排；神就带领我在一所小学附属幼儿班任教。开始工作时，世界的吸引力很大。学校同事很多，大部分都不信主，他们一下班就会去看电影，我也跟着他们去。平时和他们一样，所关心的也都是讲究穿戴、享受世界。爱世界的心就逐渐增长，而爱父的心就逐渐减少。原来一个星期教会有两三次聚会，我都参加，每次从聚会中得到生命的供应；但当世界的事物逐渐进入我里面、佔据我的心时，我参加聚会的次数也就渐渐减少了，属灵生命的长进也渐渐退步了。心中成为属灵的战场：不但在选择去聚会还是去看电影之间有挣扎，甚至在聚会时，心思也会跑到电影院去；而在看电影的时候，圣灵在我里面有责备，心里又感觉不安。

这时候，神管教的手就加在我身上。一天早晨起床后，我发现自己的左眼又红又肿，看光觉得刺痛。急忙就诊，又是吃药、又是点眼药水，左眼以纱布遮住。即便如此，还是继续与同事去看电影。治疗两三礼拜后仍不见好转，就转到私人眼科诊所就医。医生照样给我吃药、点眼药水，又是几个礼拜下来，还是没有好转。旋即转到大医院去，医生说病情严重必须动手术。此时我清楚知道，这是出於神的管教，用来对付我眼目的情慾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不脱离此不良习惯，有可能眼睛就会变瞎。从医院回家之后，我的心折服在神的面前，流涕认罪祷告，求神赦免我的过错；並救我脱离这个影响我生命长进的不良嗜好。奇妙的神听我的祷告和祈求，没有经过手术，我的眼疾就逐渐痊愈了。

“不要爱世界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慾、眼目的情慾，並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，和其上的情慾，都要过去。惟独遵行神旨意的，是永远长存。”(约壹 2:15-17)

“因为情慾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慾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；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”(加 5:17-18)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慾。(加 5:17-18)

我今转身背向此世，和它一切的欢娱；
我今心向更美的事，就是天上的储蓄；
一切虚荣一切扬显，不能使我再逗留；
我今越过分别界线，世界丢棄在背后。
远远在背后，远远在背后，
我今越过分别界线，世界丢棄在背后。

.....

蒙主光照，得主造就

1953 年夏天，有位基督徒邀请我到基督徒聚会处参加一个青年聚会。在聚会中，我灵里深感主的同在，藉着神的仆人所释放满有圣灵和生命的信息，使我灵里的眼睛被开启，让我看见了过去尚未看见的真理。生命的信息，使我的渴慕神如同旷野饥渴的鹿得饮

溪水。是多年以来所寻求而没能寻见的，在那次聚会中我的生命得到供应、得到饱足。这是我生命长进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过去所听的道理，大多是圣经字句的教训、知识；而今所得到的，却是生命之道。使我更深地认识基督，祂的爱深深地吸引我，我也甘心乐意地把自己奉献给爱我的主，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在青年聚会结束时，我便受浸归入基督，与祂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在属灵的道路 上，我有了一个新的起头。聚会中，我也看见了教会的真理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惟一的头。教会是基督的新妇，必须分别为圣，从世界中分别出来，不能沾染一点的污秽。从那以后，我在教会中也参与主日学的事奉，教小孩子唱诗歌、讲圣经故事，带领他们祷告。感谢神！祂是我的好牧人，祂藉著教会让我享受到 青草地的丰富，用清淨的溪水解我乾渴。

1955 年，教会因着脱离世界的组织，持守教会分别为圣的见证，就落在长期的患难之中。撒但用世界的组织来混乱神的道，在背后控制教会，使教会成为巴比伦，作各种污秽之灵的巢穴。这是神所恨恶的，至终要受神的审判。因此许多神忠心的仆人、使女先后於 1956、1958、1960、1963 年一批批地因着持守教会分别为圣的真道而被捕、坐牢、判刑、劳改。

主我今背十字架，前来跟随你；
浮名利、虚荣华，一概都舍弃；
人讥笑、人辱骂，我全不在意；
虽受苦，虽受压，窄路不稍离；
靠主恩，遵主话，忠心直到底；
到那日，蒙主夸，冠冕荣无比；
冠冕荣无比；冠冕荣无比！

世人和天使观看的一台戏

在教会受逼迫的年代，牧人受击打羊就分散。许多信徒即使在路上相遇，都不敢打招呼。教会外表是被拆毁到“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”的地步。圣经和属灵书籍大多数被没收，信徒属灵的光景低落，外来的压力使他们恐惧。但是有少数弟兄姐妹，他们感觉到灵里孤单。在偶然相遇的机会中，他们体会到主耶稣亲口应许的话说：“若是你们之间有两个人在地上，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，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那里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”（太 18:19-20）因此，我们便开始先有两、三位弟兄姊妹聚集，同心合意为教会祷告、为受难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庭代祷。我们基於在主里面同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求神复兴祂的教会，释放那些为主的名被囚的弟兄姊妹。我们觉得几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比个人分别祷告更有力量、更有主的同在。在交通中，我们的灵彼此都得到供应。所以一有机会，我们就在家庭中，同心祷告，用神的话彼此勉励、互相扶持，同心走主的这条十架窄路。随着聚会人数逐渐增加，撒但也利用我们的邻居监视我们，並且暗中告发。结果，公安部门就开始干扰聚会，搜查聚会地点，其中有两位弟兄被捕。同时也发动羣众开批斗大会，一连三个晚上，批斗所有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，把家庭聚会定为反革命集团活动，被抓的两位弟兄即刻被判两年劳动教养，送往拘留所。我们在斗争大会中，实际体会到圣经所说：“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”（林前 4:9）“一面被毁谤、遭患难，成了戏景，叫众人观看。……”

(来 10:33) 我们这些不堪、不配的人，在舞台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戏：在地上给众人观看，在天上众天使也在观看。我们外面虽然备受各种侮辱、谩骂、毁谤、揪头髮、被拳打，但在我们每个被斗争的信徒心中，却充满天上的平安和喜乐。“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。因为神荣耀的灵，常住在你们身上。”(彼前 4:14) 斗争大会结束后，我们各自回到家中。虽然我们受到“斗争”，但是心灵里并不感到羞耻，反而每个人都从心中不住湧出喜乐的歌声。这是因为我们被算配为这名受凌辱。哈利路亚！基督永远是得胜的！我们在地上竟然有福份，能为这位在天上已得荣耀的主受一点羞辱，这真是何等的有福！愿一切荣耀都归给至高的神！

这些人是谁？安渡约旦河，
死亡的拘禁也已被冲破；
欢聚彼岸唱新歌，因有羔羊血洗净。
这些人乃是自幼笃信主，
捨棄诸福乐，紧随主脚步；
罪蒙赦免，身得赎，因有羔羊血洗净。
这些人乃是不顾得与失，
随地成戏景，到处受藐视，
心中仍能湧美词，因有羔羊血洗净。
这些人乃是忠心直到死，
为求主笑容，汤火都不辞，
虽经困难仍坚持，因有羔羊血洗净。
这些人乃是世界不配有，
补充主患难，工作告休，
环绕主前到永久，因有羔羊血洗净。

(副歌)

长驱直进新耶路撒冷光明境，因有羔羊血洗净。
长驱直进新耶路撒冷光明境，因有羔羊血洗净。

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

1958年，政府发起“交心运动”，要求所有公职人员都要把心交给党。那年暑假期间，我们被集中参加交心运动学习，开会讨论、小组发言，每个人都要把心交出来。最后每个人必须上缴一份“向党交心书”。在这运动中，从开始到结束，圣灵在我心里不断提醒我、警戒我，要我单单把心交给神，“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……(箴 4:23)”因此，在会中我始终保持静默，没有发过一次言，也没有写过交心书。只有无声地祷告、仰望神，求祂保守我，使我坚定不动摇，能够抵挡住一切的压力。我清楚地知道：假如我在众人面前不肯顺从他们“交出心来”，我定会受到严厉的处分。我迫切祷告主说：我的心永远属於你。不但在神面前，就是在众人面前也要见证我的心永远是属於主的。由於我拒绝交心，因此在运动结束之前就宣佈对我进行停职反省，目的在於让我补好交心课。但我仍然拒绝交心，最后他们就宣佈开除我的公职，我离开了心爱的学校回到家中。本来我很喜欢这份工作，因为这是我多年向主祷告祈求所得来的。如今为了主的缘故，失掉了这份工

作，但在我心的深处並不感到可惜。主藉著圣经的话安慰我、扶持我：“……赏赐的是耶和華，收取的也是耶和華，耶和華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”(伯 1:21)有了主的话，我的心平静、安稳，没有为着失掉工作而忧愁掛虑，反而满有平安、喜乐。在家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亲近主、读神的话语。神也在这时候，赐给我一个男孩子。感谢主奇妙的恩典，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爱我的主已经走过去了；历世历代爱主的信徒也都走上去了；如今轮到我，也有份与众圣徒同走这条通往神国度有福的道路，这实在是神的怜悯和恩典。讚美主！

活著为耶穌，只望能单纯，
所有的一切，都求祂喜悦，
自动並乐意，来向祂投顺，
这是我蒙神賜福的秘诀。
活著为耶穌，祂为我缘故，
在十字架上担当罪与羞，
这爱激励我，答应祂招呼，
恭敬向着祂，奉献我所有。

(副歌)

耶穌我主我救主，我将自己给祂，
因祂为我代死时，给的是祂自己。
从此我无别的主，我心是祂宝座。
我的一生一世，基督，只要为祂生活。

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学习班

1960年9月16日，我们这些参加家庭聚会和所有聚会处的信徒，都集中到市区青年会去参加一个政府宗教局和三自(註1)举办的“社会主义教育学习班”，学习宗教政策。学习班会期订为12天，每人都必须自带粮票、伙食费和日常用品，统一食宿，集中学习，不能随便请假外出。会中，三自主席作报告，要求所有参加学习班的信徒，百分之百要参加三自(註1)革新组织，並严格禁止家庭聚会，同时要检举、揭发那些因事奉主而被捕的弟兄姊妹，连信徒中间也都要写大字报彼此检举、揭发所谓“反革命言行”。

当时我的孩子只有一岁左右，还在吃奶，且刚刚开始学走路，他离不开我，只好带着他一起到学习班去。

因为两年前不交心而被开除公职的缘故，加上我在学习班，经常因为要照顾孩子大、小便，而进出课堂频繁，小组讨论时又没发言。因此干部说我学习不专心，所以就将我隔离起来。把我单独安排在一个房间，不能与其他弟兄姊妹接触。一方面让我一个人写检查书，交代跟那些在押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係；另一方面也叫其他在学习班的弟兄姊妹对我进行检举、揭发、批判。

根据我的“表现”，干部决定召开一次批斗大会，以我一个人为批斗的对象。一同参加学习班的有三自教会的牧师、传道，他们被作为“动力”，对信徒进行检举、揭发。批斗大会上，他们站在信徒的对立面，甚至捏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，加在被批斗的信徒身上。有一牧师发言检举我，说他曾经听见我说：“就是把刀放在脖子上，我也要听神的话，不要听毛主席的话。”另有一个牧师也上来说：“你的父亲在土匪很多的山区传道，若不是与当地的土匪有勾结，断不能在那里传道做工。”

主持批斗会的三自牧师问我：对这些人的“帮助”，你有什么认识？我只是笑一笑，没说什么。他又问我：“这些人所检举你的，是否事实？”我便摇摇头不讲话。最后他总结了我在批斗会中的表现，说我态度不好，对这些人的帮助以三种方式来对待：笑一笑、摇摇头、不讲话。批斗会就这样以没有任何结果告终。

批斗会后我仍被隔离。他们继续要我写检查书，並揭发部分为主被捕弟兄姊妹的“反革命言行”。开始，我一个字都不写，但是不写又过不了关；所以我就祷告神，求祂指教我该如何应付。主感动我，我就把我当初听负责弟兄所讲的道写出来。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，我写的内容是罗马书 12 章第 1 节所说的：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的一篇讲道。写好后，就交给干部。每一次，他向我要检举书，我都没写，这次他看见我写好了交给他，开始还很高兴。等他看完之后，就大发雷霆，说：“你胆子很大！学习到现在，你还敢在这里放毒！不行！重新写！”一连三次让我重写，我都是用同样的办法去对付。

当我第二次写检查书时，我儿子就开始肚子痛，並不停地腹泻。每天晚上因腹泻肚子痛而大声哭闹，不但我不能休息，同时也吵得使参加学习班的弟兄姊妹及监管我的干部都不能入睡。后来，干部看他病得不轻，就把他送到医院小儿科就诊。医生说：“这孩子病情严重，必须住院救护。”干部把孩子留在医院，回来告诉我说：“你赶快坦白，将你的问题交代清楚，好回去照顾你儿子。”並通知我，晚上可以到医院去照顾孩子，但白天还要回来，继续交代问题。

后来，干部们恐怕孩子病重，若有三长两短他们要负责任，於是不管孩子的病情，迫我赶快办理出院手续，让我带回家自己照顾，就医治疗。同时决定把我交给地方派出所，进行监督管制三年，一切行动、出入都受限制；每个月要向他们汇报思想、生活情况，这样，我就可以在家照顾孩子。

回家后，蒙主怜悯，孩子的身体得主看顾。离开医院回家后，很快病就好了，身体也慢慢恢复健康。

感谢神！藉着孩子的病，让我提前离开学习班。后来我才知道学习班由 12 天延长到 45 天，在学习班的每个学员，最后一天都要在志愿参加三自革新组织的志愿书上签名。而神卻救我免去这个试探，让我持守为主分别为圣的见证。

正像诗歌所唱：

我已撇下凡百事物，甘背苦架跟从主；
纵使贫穷且受痛苦，终能跟随主脚步。
前所追求名利富贵，现今看为足下灰尘，
因我已经寻着至宝，耶稣以外无可珍。
试想世上有何工作，比为主仆更尊贵？
更想世上有何工作，比救灵魂更实在？
我愿出最高的代价，成就主托我的使命。
因为暂时虽有十架，终能换来公义冠冕。

跟主走十架道路

1963年7月24日天还没亮，我正在灵修祷告，忽然听见有人敲门，门一打开，五六个公安人员夺门而入，进入我的房间，向我出示搜查证和逮捕证后，立刻用手铐扣住我的双手。四岁的孩子还睡在床上，被吵醒后看见这么多生人，就大哭叫妈妈抱抱。当时我手被扣住，不能抱他。他急忙从床上爬起来，双手紧紧地抱住我的脖子，两脚夹住我的腰部，整个身子扑在我背上。突然听见一个公安人员大声喊道：“把孩子拉下来！”一个女公安即刻把我背上的孩子用力拖下来。但孩子使尽吃奶之力紧抓住我的衣服不放，竟把我那件单薄的睡衣拉破。一个民警就过来，拉住我手上的手铐，将我拖出房间。耳边还清楚地听见儿子哭着喊妈妈的声音。当时，我挣扎了一下，想要再回房间看一眼我的孩子，但他们把我的手铐扣得更紧，直到不能再紧为止。当时主的话语就在心里对我说：“要顺服，跟他们去，不要挣扎。”我立刻服下来，对主说：“主啊！我去！”於是，我就这样被带走了。

走到公路上，在一辆早就等在路边的吉普车前，照了像以后，就把我推上车，被押送到地方看守所。一路上，神给我信心、力量，使我心里湧出喜乐和讚美来，我高声唱属灵争战得胜的诗歌：

哈利路亚耶稣得胜，大声唱凯歌！
耶稣得胜仍旧得胜，胜过罪、死、魔！
哈利路亚耶稣得胜，荣耀的消息！
耶稣得胜仍旧得胜，胜过众仇敌！
哈利路亚耶稣得胜，故刚强有为！
无论何处祂有遣征，当应命无畏！
哈利路亚耶稣得胜，荣耀的消息！
耶稣得胜仍旧得胜，胜过众仇敌！
哈利路亚耶稣得胜，勿惧勿让步！
前途纵有黑暗权能，耶稣必开路！
哈利路亚耶稣得胜，荣耀的消息！
耶稣得胜仍旧得胜，胜过众仇敌！！！！

当时还唱了一首“我是否要背负十架，跟从神的羔羊”及“天上、地下所有权柄，都已赐给复活基督”等诗歌。这样大声唱，一位车上的女检察官喊着说：“到这时候你还会唱歌，不能唱！”我稍微减低声音，但还是继续唱，直到抵达看守所。

一位看守所的女管理员，就拿出钥匙为我开手铐。因为手铐扣得太紧，深深地陷进肌肉里，所以开了好久才打开。打开后，我的双手留下两道深深的痕迹，手变成紫色，青肿起来。

经过搜身后就把我带进监牢里，並对我说：从现在开始你已经不是一个中国公民，而是一个犯人，一切的行动都要听从指挥。於是我开始了我的狱中生活。

我被带进7号牢房里，这个牢房只关我一个人，与门相对放着几块床板搭的一张床，连一张桌子、椅子都没有；还有就是墙角放着一个肮脏的臭马桶。刚进去，班长就宣佈牢中纪律：白天只能坐在床板上思考、反省，除非经过班长的许可，自己不能擅自下床行动。看见牢房中的设施如此简陋，我自己猜想，可能不会关太久吧？直到后来管理人员让人帮我送来衣物，连冬天用的棉被、棉袄都送来了，我才意识到不是短期的。

看见如此环境，又不是一天、两天的事情，我心中暗暗叫苦，並流淚祈求神：让我可以早日出狱，不要把我关到冬天。当时撒但乘机给我一些不好的意念，对我说：“神如果爱你，为什么这样苟待你？让你们夫妇俩人都被捕，留下一老一幼在家没人照顾。其他被捕的弟兄姊妹的家，都只抓一个，还留下一个照料家庭。神不爱你、离棄你了。”当我接受这些意念的时候，心中非常痛苦，並且与神爭论讲理由。夜间睡不着，一想起自己的孩子、亲人就流淚哭泣。一股无形的力量压住我，使我喘不过气来。

当我为自己伤心流淚的时候，心里浮现出一句话：“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神！”顷刻间，我心中所有烦恼、忧愁都烟消云散，心情立刻平静下来。然后，主的声音又在我心中温柔地对我说：“你若是不愿意为我在监牢里，你可以回去。我会叫别人来此代替你。”这句话带着责备也带着爱，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。我想到爱我们的主，为了救我们脱离魔鬼罪恶的捆绑，亲身从天上至尊荣的宝座来到这污秽的世界，受尽人世间一切苦难，忍受贫穷、饥饿，受凌辱、被诬告、被出卖，被人藐视、厌棄，最后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祂为我之故把命都舍棄，难道我不肯为爱祂忍受一点点的苦，就想要逃避吗？是主的怜悯，使我这无用的孩子也能列在祂所征召的一批为主受苦的人中，让我能同众圣徒一同跟主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。这是何等宝贵的机会，我要非常珍惜这份祝福。主对非拉铁非教会所警戒的话，就浮现在我的心中：“我必快来！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”想到这里，我心中觉得亏欠了主的大爱，十分羞愧，我坚定地回应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是这样的愚昧、无知、自私，又怕受苦，求祢赦免我的罪。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祢白白赏赐的。在十几年前，我病重到死的边缘，是祢施行奇妙的医治，使我免於一死，这条捡回来的命，从那天起，已经不再属於我自己。今天我更当把我的生命、一切完全献给祢，完全为祢来活。祢若要我留在监里，只要有祢同在，我甘心乐意顺服，愿祢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，愿祢的名在我的身上得着荣耀。”

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，要把一切献於神，
把一切放在死的祭坛上面，火才在这里显现。
你要变节或忠心到死，让一切完全损失，
直等到永活主的丰盛生命，天天充满在你灵。
我们的得失並不要紧，神的旨意当留心；
我们若将万事都看如粪土，主才不会受拦阻。

（副歌）

这是十架道路，你愿否走这个，
你曾否背十架为你主？
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，对神你是否全贞。

在牢里“思想改造”期间，经常被提到预审室受审问。干部们要我坦白交代自己的“罪行”。要我放弃信仰的“思想包袱”，走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，要勇敢检举教会中的那些“反革命分子”的言行，就可以将功赎罪，从轻处理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每次提审的时候，我都迫切祷告，求主保守我的心思、意念，管理我的言语，绝对不要为讨人喜欢说出得罪神和伤害弟兄姊妹的话，做出卖主卖友的事情来。感谢神！祂及时赐给我圣经的话：“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，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，到那时候，赐给你们什么话，你们就说什么，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乃是圣灵。”（可 13:11）主的话在心里，使我满得安慰，不再忧虑怎么分诉、如何应对，只有心与主接连，安静仰望主。如果没有赐给我话语，我就安静不言，到了应该讲话的时候，圣灵就会给我合适的话。如他们问我：“你到底要不要遵守国法？”圣灵就感动我说：“我是个信神的人，我必须要听神的话，但同时我也是中国的国民，我也应当遵守国家的法令，作个守法的国民。当国家法令跟神的话一致的时候，我会遵守两边的法令；但是当国家的法令与神的话有冲突的时候，我们信神的人，只有听从神的话。”他们还问我与一位被捕的弟兄是什么关系，我说：“我们是同一信仰，在主里面是弟兄姊妹的关系。”“他被捕前有没有对你们讲什么话？”他们问。我回答说：“我们只是礼拜天去教会听他讲圣经。”这些话不是我预先想好的，而是圣灵到时藉着我的口讲出来的，句句都带着能力、权柄，使审问我的人无话可说。

当我在神光中顺服下来，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，我一切的重担忧虑都完全脱落在主的脚前。我心中充满了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主指示我：你把你的重担交给我，我就使你得安息；同时，你也当负我的轭、学我的样式——心里柔和谦卑，这样你必得到更深的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主又教导我：你在牢房里空闲的时间多，环境又很安静，我要你在这里作代祷的工作。因为现在许多信徒正遭遇到苦难、逼迫，没有牧人喂养，有的已经因惧怕而跌倒，有的软弱灰心远离神，还有一些主的仆人为主受苦，在监牢里、在劳改农场里，也急需有人为他们代祷，使他们能为主的名持守、站住，也要为他们的家属祷告，求主加添他们的信心，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，常常靠主喜乐。所以，每天我都把时间安排好：清早起床梳洗、吃过早饭，就安静坐下先用心灵低声唱几首诗歌 美神。然后就思想神的话，背念圣经节，与主交谈，完了就作代祷的工作，一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，没有时间再去思念地上的事，日子过得很充实、很甘甜，

时间也觉得过得很快、很好过，正像诗篇廿三篇第五节所说：“在我敌人面前， 为我摆设筵席， 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”

我也很喜欢唱一首盖恩夫人在狱中所作的诗歌：

我是一只笼中的小鸟，
远离了佳美的田野、山林、花草；
因着祢——神——被囚，我心何等高兴，
所以我终日歌唱，向祢吐露柔情。
祢用慈绳爱索捆绑了我浪漫的翅膀，
却又俯首细听我幽静的歌唱；
哦，甜美的爱，激励何其深沉，
甘作囚奴，不愿高飞远遁。
谁能识透：此中铁窗风味，
因著神旨，竟会变成祝福和恩惠？
亲爱的主，我尊重、敬爱祢所定的道路，
但愿万有，举起心口，向祢讚美，直至永古！

牢房里过中秋

1963年秋天的一个夜晚，我吃过晚饭后，独自坐在床板上，看见一轮明月，月光从铁窗照进牢房里。这时，耳中传来一阵阵鞭炮声。我想今晚可能就是中秋节，家家户户合家团聚，围坐在一起吃月饼、赏月过中秋。古诗说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当我抬头望明月时，自然就想起我的亲人。丈夫在劳动教养所接受“改造”，我被关在牢狱中，年老的婆婆和幼小的孩子在家老幼相依，一家四口如今分成三地。此情此景，思家思亲，不免伤心流涕。

但是我想：虽然中秋佳节我们家人不能团聚，共享天伦之乐，但我们同是天父的儿女，同有一位权能慈爱的父神，他的慈爱如同月光，普照全地。我们虽在不同的地方，但祂的眼目却时刻看顾我们；祂的膀臂覆庇我们。在祷告中，我把我的全家交托在主的恩手中，深信祂必看顾、保守。我的心顿时满得安慰：有主够了！祂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天地虽会改变，惟有主耶稣的爱永不改变，祂也永不离开我们。主是我的一切，今年中秋虽孤独在牢狱中，但我并不感觉孤单，因为有主亲自与我同在。主与我、我与主，一同在这监狱里过中秋。我很喜欢唱“有你够了”这首歌。

神啊！祢名何等广大无量，
我今投身其中心顶安然，
有祢够了，无论日有多长，
有祢够了，无论夜有多暗。
有祢够了，无论事多纷繁，
有祢够了，无论景多寂寞，
有祢自己我就能够尽欢，

有祢我就已经能够唱歌。
祢是我神全有全足全丰，
祢能为我创造我所缺乏，
有祢自己在我回家途中，
无论有何需要都必无差。
我的神啊，祢在已过路上，
曾用爱的神迹多方眷顾，
故我敢再投入祢的胸膛，
因信心要赞美祢的道路。

荣耀的盼望

有一天，我坐在牢房中的床上，忽然看见两条毛虫先后从牢房送饭的小门洞爬进来。我生来惧怕毛虫，正想下床用脚踩死它们，忽然心中有一意念，叫我不要这样做，让它们活着，再过不久，它们就会变成两隻漂亮的花蝴蝶，那时就不会如此难看、令人害怕了。於是，我就留下这两条小小的生命，它们很快地爬到我的床底下不见了。到了春天，我真的看见两隻非常漂亮的蝴蝶，在铁窗前展开美丽的翅膀，快快活活地来回飞舞，我心里非常高兴，心想，这也许就是那两条毛毛虫变出来的。我正看得出神，它们一下子就从铁窗飞出去了，我顿觉若有所失。这时，我忽然想起圣经里的话：“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於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”（罗 8：18）

小毛虫虽然丑陋、软弱、令人厌弃；但到了时候就要改变形状，破茧而出，变成能飞舞美丽的花蝴蝶。我现在肉身虽然暂时被关在牢房里，但在我里面却有神的生命，如同毛虫有蝴蝶的生命一样：到主再来的时候，就要改变形像，和主耶稣复活身体一样，荣耀无比。如经上所说：“祂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祂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”（腓 3：21）

想到这里，我心里充满喜乐，因我是有荣耀盼望有福的人。我们知道，主若显现我们就要像祂，因为必得见祂的真体。我心中不禁向主呼求：主耶稣啊！我求祢快来！

荣耀的盼望基督要再临，
我们要被提身体变荣形，
享受祂快乐与祂同荣耀，
那时才知道救恩有多高。
荣耀的盼望基督要再临，
旧造全脱去一切都更新，
不再有叹息歌声向云霄，
那时才尝到救恩的上好。

（副歌）

荣耀盼望，基督再临，
荣耀盼望，基督再临，

我们要被提身体变荣形，
荣耀的盼望基督要再临。

五年徒刑

1965年3月5日，我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。判刑后，我被转到另一个监房里。这段时间稍为自由，我们可以出到牢房外，作除草等劳动。在牢房里唱歌也不会受到干涉。当时还有一个与我关在同一牢房里的女犯人，因在银行工作贪污公款而被判十年徒刑。她年纪比我稍大，我们在同样的环境中生活，都离开自己的家庭，但是我们之间却有很大的差别。她满脸愁容，长吁短叹，不服十年判决，一直想要上诉。但在我里面有神的生命，有主的同在，充满平安；並因被算配为主的名受辱而喜乐，根本不想上诉。感谢神！使我与不信主的人有分别，连她都感觉我整日乐观、无忧无虑。看她如此可怜，我只有为她的灵魂默默祷告。

1965年4月15日，我就被通知整理行装，到火车站集中，随一批判刑后的犯人一同转到劳改农场去。干部用手铐把我们两个两个地扣在一起，因为所有犯人中只有我一个女犯，於是就把我跟一个十五岁的小偷扣在一起，然后押上火车。车上的乘客一个个瞪大眼睛看着我们这些犯人，到站后，我们下了车，自己挑起自己的行李，往目的地——劳改农场去。因为要走一段很长的路，我挑不动行李，感谢神！安排和我在一起的少年犯，愿意帮我挑。半路上，正好碰见一辆运沙的货车要回农场，押送我们的班长就跟司机联係，让他带我们去。不一会儿，我们就到达劳改农场。从此，我们便开始了农场的“改造”生活。

“改造”期间，我爱唱诗歌，勉励自己：

我是否要背负十架，跟从神的羔羊？
我岂可以怕出代价，要得世界原谅？
别人苦战要得荣耀，血汗满流沙场；
我岂可以安坐花轿，盼望抬进天堂？
难道我无仇敌当拒？我无破口当堵？
难道恶世也可相与？也可作我帮助？
我要掌权就得争战，哦，主加我力量；
我愿受辱我不畏难，靠你话语刚强。

（副歌）

因祢名，宝贵的名，因祢为我捨命，
靠恩，无论如何艰难，我要求祢喜欢。

进入劳改农场

到达农场后，干部就先把带进禁闭室关了好几天。这座禁闭所一共有十间禁闭室，每一间只关一个人，是关押那些违反劳动纪律或所谓“不肯接受改造的”犯人用的。

场部领导几次来和我谈话，问我说：“你是犯什么罪？被判什么罪行？判你几年？”我答：“我因信耶稣在家庭聚会，以反革命罪 判处五年有期徒刑。”他说：“你到劳改场来，是要好好劳动，遵守场部一切劳动纪律，通过劳动来改造你惟心主义反动的世界观，你应该放下你的反动思想，重新做人。在这里不许你唱歌、祷告、传教。这里不是你们传教的市场，而是劳改农场；若有发现违反纪律之处，就要受到非常严厉的惩处，加刑不只是三年五年，而是十年八年。你是个有文化知识的青年人，为什么信那没有的、看不见的东西，又信得那么迷？你所信的神若是真的，祂现在为什么不来救你出去？而让你一直关在这里？你能否叫神来给我看一看，我才相信，否则都是骗人的。我们把你关在禁闭室里，目的是让你继续考虑自己的问题（实际上，他们是怕我在劳改队里向人传福音）。你们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，若一天不改造好，就一天不能回去；若坚决不放棄信仰，就要关一辈子。”

我被关在禁闭室整整六十天，那时候我心里暗暗欢喜，因为我可以继续藉著祷告安静在主的面前，与主亲密交通；可以在心里默想 神的话语，也可以轻轻地唱诗歌。当时我被关在一号禁闭室。五号禁闭室里，关着一个违反劳动纪律的犯人，她被关押已久，心里绝望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因此她把 自己的被单撕成长布条，当作绳子吊死在铁窗上。干部发现后，草草地处理了她的尸体。这件事发生后，他们急忙把关在禁闭室的犯人全部送到劳改队去劳动，连我也一起被送去。

感谢神！蒙祂怜悯，我被安排到一个专门为犯人做衣服的製衣车间。同时被关在劳改队的姊妹，终於可以常常见面了。有的纺纱、有的织布，而我是作缝纫的。关在这个製衣车间里的都是重刑犯，有凶杀犯、有国外派来的特务，还有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份子。有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、有无期徒刑的、也有十年以上徒刑的犯人。但在干部眼中，我们这些因信仰而被劳改的基督徒的思想最反动，比那些重刑犯更顽固、更难改造。当时，他们称我们为“小 群派”或“小群份子”（註 2）。同时，在犯人当中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重刑犯严密的监视。因为他们都想立功来争取减刑，一旦发现我们姊妹之间比较接近，他们就会马上汇报到干部那里去，得到消息后，干部就会登记在案，还会在开大组或小组会时提出来，加以警告並制止。在劳改队里，我们这些基督徒实在像“罪人中的罪魁。”

祢若不压橄榄成渣，它就不能成油；
祢若不投葡萄入醪，它就不能变成酒；
祢若不炼哪哒成膏，它就不流芬芳。
主我这人是否也要，受祢许可的创伤。
主我惭愧因我感觉，总是保留自己；
虽我也曾受祢雕削，我却感觉受强逼！
主——祢能否照祢喜乐，没有顾忌去行，
不顾我的感觉如何，只是要求祢欢心。
如果祢我所有苦乐，不能完全相同；
要祢喜乐须我负轭，我就愿意多苦痛；
主——我全心求祢喜悦，不惜任何代价；
祢若喜悦並得荣耀，我背任何十字架。

我要讚美再要讚美，讚美何等甘甜；
虽我边讚美边流淚，甘甜比前更加添；
能有什么比祢更好？比祢喜悦可宝？
主——我只有一个祷告，祢能加添我减少。

（副歌）

每次的打击，都是真利益，
如果祢收去的东西，以祢自己来代替。

除神以外不跪拜别神

我五年的刑期終於满了，但因不肯批判、放棄信仰，干部认为我还没有改造好，就仍然把我留在“劳改就业队”里继续改造。在“劳改就业队”，每月只发给我们很少的“工资”，实际上，我们卻仍旧在接受“劳动改造”。在就业队里，有一天，突然下起雨来，有一位主内姊妹赶紧把晾在竹竿上的衣服，连竹竿收进大厅里去，架在墙壁上放着，匆忙之间没有注意到那架衣服遮住了掛在墙壁上的毛主席画像。有人发现后，立刻报告到干部那里，当天晚上便为这事召开一个斗争会。会上先把这位姊妹叫出来，然后将所有信主的姊妹，一一提名叫出来，要我们一同跪在毛主席像前。那时我们心想，除神以外，我们不能跪拜任何人和像；於是，我们拒绝对着毛主席的画像下跪。因为我们的不服从，使整个会场都乱起来了。有些人近前来，拳打脚踢手压，要把我们压跪在地上。我们仍不下跪，就乾脆坐在地上，他们就脱去我们的衣服，只剩下一件内衣，然后拿绳子来，将我们的双手反绑，尽力拉紧绳子，绕在脖子上，双手在后背上吊得很高，两臂发麻，两手很快变成紫黑色。尽管天气寒冷，我们又只穿一件内衣，但是汗水卻大滴大滴地往下淌。他们又用大剪刀，把我们的头髮剪光，连耳垂也被剪伤了。每两个干部抓住一个人，从后面一面拉起被反绑的双手，一面用脚使劲踹我们的小腿，使我们被动地跪下，然后对我们“侮辱”、“褻渎”毛主席画像的“罪行”加以批判、斗争，直到批斗会结束后，才为我们松绑。那时，两只手已经麻痹不能动弹，很久之后才渐渐恢复知觉。

当时我们的外体和人格虽然受到了伤害和侮辱，但神卻保守我们的心灵，满有平安和喜乐。

“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（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）倒要欢喜。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祂荣耀显现的时候，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。因为神荣耀的灵，常住在你们身上。”（彼前 4：12 - 14）

从前那戴荆棘的头，今戴荣耀冠冕，
救主耶稣，我们元首，祢今已升高天。
祢是地上圣徒之乐，祢是天上之光，
祢今领我饮於爱河，使我知其深广。
主将祢的羞辱权柄，一併赐给我们，
地虽否认祢的微名，神却使祢高升。

凡肯在世与祢同苦，也要同荣在天，
所以求主使我坚固，鄙视世界恩典。
十架於祢虽是弱死，在我却是生命，
也是我的荣耀权势，我的永远安宁。

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

“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”(太五:11)

在就业队里，有一个惯逃犯，被安排睡在我的旁边。有一天夜晚，她再次逃跑，农场发现后，就派人四处寻找，好几天都找不到。到了第四天，她因肚子饿，出来向村民讨饭吃时，才发现，她很快就被抓回农场来。

当天晚上，就业队召开全体大会斗争这个逃犯，要她交代为什么逃跑？想跑到什么地方去？有没有人指使她逃跑？出逃的路费是谁提供的？这个女犯就编造了一些谎言，诬陷我，说我当天晚上睡在她旁边，拿二十元钱给她，并对她说：“这些钱给你作路费，你今晚要逃跑，先躲起来，然后等到没人注意时，再逃出去。”还说我叫她出去后，到劳教场去找我丈夫，告诉他我在这边被斗争的情况。他们又问她说：“还有没有其他人支持你逃跑？”她又捏造谎话加害于一些信主的姊妹。于是，干部把我们拖出去，跪在她旁边，把罪责推到我们身上后，斗争的矛头就转移到我们这些姊妹的头上，她本人反而像没事似的。干部要我们把事实经过一一交代清楚，否则的话，就要从严处理。当时，我只有默默向主祷告说：“主啊，祢是无所不知的，祢知道我确实没有做这些事。但是，如果不承认，就会因我‘不坦白’而受到严厉的责打；求祢为我开路，为我伸冤。”当我祷告完之后，斗争我们的人中，忽然有一个就业人员站出来，径直跑到那逃犯面前，用手掌狠狠地打她的嘴巴，说：“你撒谎！我问你，你说她叫你出去后去找她丈夫，那么，她丈夫名叫什么？快说！”那逃犯一时被问住，无言可答。他又问她说：“她丈夫的农场在什么地方？你快讲出来！”她还是答不出。“你说她拿二十块钱给你作路费，她一个月工资才五块钱左右，哪里来的二十块可以给你？你分明是在诬陷人，你这害人精！你想她不会与你争辩，你就把罪责全推在她身上，你真没有良心！”话音刚落，拳头也接着打过去，还叫她要自己老实交代！感谢神！实在听了我的祈求，兴起一个仗义执言的人来，为我们辩白、解围。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如经上所说：我心里倚靠祂就得帮助。哈利路亚！讚美主！

我所有苦况，必须告诉主，
我不能单独担此忧郁；
我在患难中，惟主能安抚，
擦去我眼淚，向我体恤。
我所有困难，必须告诉主，
我不能单独对付遭遇；
我一切事务，惟主能担负，
使我得安息，慰我情绪。

我所受试探，必须告诉主，
我没有能力抵挡鬼魔；
主所受试探，与我无所殊，
惟主能救我脱离凶恶。

苦难中的安慰

在就业队劳动比在劳改队更为繁重。每天做一些诸如：锄地、挖土、插秧、收割、挑土、砍柴火、割野草、挑米，有的还要打土墙、造房子……等等的，这些工作对从小缺乏劳动锻炼的我来说，是一个考验。

砍柴对我来说是其中最重的一项工作，每天的任务必须砍 180 至 200 市斤的乾柴火。我们必须在早晨到山上砍好湿的柴，然后晾在山上晒太阳，到下午才挑回来；如果柴火不够乾，还要根据乾湿的程度打折，如果不能完成，每次都要从工资里面扣出五角钱。对这个劳动指标，即使我尽一切努力都无法完成，所以，每月发工资的时候，我只能拿到五、六块钱。

在就业队中，我们的口粮是每个月 27 市斤，但是厨房的就业人员为了要立功、讨好干部，对我们粮食定量进行克扣。我们劳动归来，饥肠辘辘，到厨房把早已蒸好的饭盒拿回来，那些被克扣后的一点点米饭，狼吞虎咽不经两三口就吃光了。而干部在大会上公开表扬厨房：每月为公家节约粮食一、二百斤。饭吃不饱，加上繁重的劳动，饥饿使我们实在难以忍受。

砍柴是干部分配给我们这些信主的姊妹们的苦活。劳动虽然苦，但我们在山上可以聚在一起非常开心。因我们可以藉此机会，在没有受人监视的情况下，一同唱诗、祷告，彼此交通。这是我们在山下，无法享受到的心灵安息。

有一次，天下大雨我们还照样被安排到山上砍柴。当时肚子又饿，雨又大、山路又滑，无法砍柴。在这种情景下，我们四、五位姊妹身穿遮雨的棕衣，手搭在彼此的肩膀上围成小圈，同心合意流涕迫切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拯救我们早日脱离这些苦难。虽然在困境中，但是我们在一起，主使我们心中有倚靠、彼此得安慰。

感谢神！祂怜悯我们，听了我们在山上的流涕祷告。过不多久，终于在 1970 年 9 月底，因这个劳改农场被建设兵团接收了，我们就被场部安排到偏远山区，交给当地农民作监督劳动，就此，我们结束就业队的艰苦生活。

祂赐的十架虽然沉重，不会重逾祂恩典；
我怕的风波虽然汹涌，不致掩蔽祂荣脸。
我路上荆棘，并不会比祂头上的荆冕利；
我喝的苦杯，还远不及祂的在客西马尼。
祂光照耀更加昭明，在危难的道路中；
我担子变得更为省轻，当我为人来任重。

我今生活在祂的面前，欢然顺服祂旨意；
我知我所受各种试炼，都是化装的福庇。

(副歌)

十架不会重逾祂恩典，
风波不会掩蔽祂荣脸；
我心欢乐因我知，
有主耶稣同在此，我就胜过敌权势。

山区插队福音传开

1970年到达山区后，我们几位姊妹被分散，安插在不同的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。起初，农民看见我们这些“劳改”释放的人，猜想我们一定是坏人，不敢与我们接近，也不敢与我们说话，生怕我们会偷他们的衣物、牲畜、及田间的农作物。随着年日的增加，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后，他们才对我们改变了起初的看法。他们便告诉我们：据我们看来，你们都忠厚老实、温和谦让，根本不像劳改犯。到底你们是犯了什么罪，才被判劳改。经不起他们再三追问，我们才告诉他们是为了信仰基督的缘故，这样，隔阂除去了，我们也成了关系密切的朋友。於是，我们就向他们传福音，把我们所信的神介绍给他们。

最先有一个青年人，因偷了大队的粮食被当场发现，大队决定要开会斗争他，他深怕在斗争会上会受毒打，心理压力很大。想逃跑，也想到自杀，心乱如麻，就与我们其中的一个姊妹交谈，这位姊妹就帮助他，叫他不要逃跑，更不要想自杀，劝他要信主祷告，主必听祷告施行他奇妙的拯救。他们一起祷告认罪，接受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。这青年人说：“祷告后内心很平安，好像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一样。”这位姊妹就带他来找我，我就再次把福音更清楚地讲解给他听。我们三人也一起同心为他所面临的困境祷告，求主管理整个斗争会，不许有人用暴力来对待他。后来，斗争会召开了，他也一直祷告神。感谢神！果然听了我们的祷告，斗争会开始时，下中农协会的干部报告了“不要武斗要文斗”的新政策，让几个小偷跪在中间，有些本来跟他有意见的人，正想出来打他，正在这时，其中有个小偷不愿下跪，大家因此围着他打骂、叫嚣，会场乱作一团。干部急忙出来制止，说不能用武斗只能文斗，不能打人，只能讲理、说服教育，改正错误、悔过自新就好了。过后要求每人写一份悔过书，保证今后不再重犯，这位青年人就此免於一顿毒打。过后，他非常高兴，跑来对我们说：“感谢主！真的听我们的祷告，用巧妙的方法，拯救我脱离了皮肉之苦。我妈妈已经为我准备了医伤用的药，预备斗争会后为我治伤，现在因着主耶稣的拯救，都不需要了！真是感谢神！”

这位青年人清楚得救，並有生命的美好见证。他不但自己真心相信，並对他妈妈作见证，劝他妈妈也要信主。就请我们到他家里去，向他妈妈传福音。感谢神！他爸爸、妈妈和哥哥、嫂嫂后来也都信了主。神奇妙的作为，使福音传开，使人的灵魂得拯救。

这青年人后来成了我们传福音的好帮手：作翻译（因方言不同）、领亲友来听福音，並愿意开放自己的房子，作为聚会之用。后来这个聚会点蒙神赐福，得救人数得以加添。

短暂的一生

我先生在 1960 年和我一样，因信主在家庭聚会时被逮捕，並判处两年劳动教养。离开原任教的侨校，被送到拘留所，后转送到盐场劳动。1962 年，又转送往山区劳教场，场部干部说：“过去的两年不算服刑，必须重新算起，而且刑期是两年半而不是两年。等到两年半期满，干部问他说：“还有没有信？还 祷告不祷告？他回答说：“有！”干部说：“还信就是思想没有改造好，你的老家是前线，所以不能放你回家去。”因此，他又留在劳教队里继续就业。

就业期间，干部安排他到一个偏远山上伐木，並要把砍下来的木材抬到山下去。有一次，因山高路滑，一不小心跌了一跤，肝部受伤，疼痛不已。干部见他伤势很重，便准他一个月内，暂时改换轻松工种。虽然如此，因没有得到及时治疗，又严重缺乏营养，身体每况愈下。

1970 年，正好城市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场干部还是把他安排到另一偏远山区，在那里插队劳动，直到 1972 年，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，不能胜任劳动，遂向公社请病假，回乡治疗，经批准，於当年 10 月底终於返回家中。

是时，我在山区收到家中发来的电报，告知母亲去世。我马上到公社、大队请假，回家奔丧。经批准即刻回家。刚近家门，看见他已经回来，先后只差两天。感谢神！一家四口终又相聚在一起。

回家后，户口、粮食关係都不能转回来，为了生活的需要，他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工作来养家糊口。经过祷告，他觉得做裁缝比较合适，於是就买了一架二手缝纫机，並买了一些有关裁缝书籍来读，自学裁缝。他心灵手巧，不久就学会了。起初是为家人、亲戚朋友做衣服，后来开始对外营业。

他一边製衣，一边治病，但是身体越来越差，最后到大医院作 B 超，才发现已经是晚期肝硬化。医生建议他要住院治疗，经住院一段时间后，就回家养病。虽然病情严重，但他还是继续做裁缝，直到 1978 年，他因腹水肚子开始肿起来，脚也肿起来，就卧病在床。

有一天，圣灵感动一位爱主的姊妹来探望他，跟他一起唱诗、祷告。之后这位姊妹告诉我说：弟兄病情非常严重，应该马上到医院去急救。於是她赶紧帮忙联係医院，用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，经过两、三天尽力抢救，病情不见好转，最后因医治无效，於 1978 年 4 月 1 日清晨 3 点 20 分，被主接回天家，终年 47 岁。弥留之际，我与孩子及两位看护他的弟兄，一起围在他周围，一同唱着向往天家的诗歌，欢送他回天家。看他的仪容，非常安祥、喜乐，他终於息了地上的一切劳苦、病痛，回到爱他的父神怀中安息了。

主啊照祢旨意！愿我能以顺服，
在祢爱的手里，凡事我都听主。

历忧或是历乐，领我没有叹声，
助我仍能来歌，主祢旨意得成。

主啊照祢旨意！莫容我的望星，
因被眼淚所迷，失踪或是失明！
祢既在世痛苦，也曾流淚伤心，
若须与祢同苦，主祢旨意得成！

主啊照祢旨意！一切都是美好，
每一变化境地，欢然交引导。
方寸纯全无障，向前直趋天城，
或生或死常唱，主祢旨意得成！

神手亲领久别重逢

在山区时，有一天，我接到丈夫的信，告知我他身体不好，要我请假 10 天去看看他。我们之间有三县之隔，不论走路或搭汽车都同样需要三天路程才能到达。当即，我就向公社、大队请假，感谢主！很快得到准假，並发给我路条。这条路我从来没有走过，只凭信心，靠着主的带领前往。

从我所在地出发，要先到公社搭汽车到县城，然后在县城旅馆留宿，次日清早赶上每天一班到邻县的汽车，並在那里住宿过夜，隔天早晨再赶上到我丈夫所在县城的班车。但是司机说，这个班次是过路车，不能直接到达县城，只能在半路下车，我挑着行李，快步赶往县城。

人生地不熟孤身出外的我，心里焦急，加上当时天气酷热，走得满头大汗。在路上没有碰到一个行人可以问路，当我不知道朝那个方向走的时候，我心里默默向神祷告，求神亲手引领我前面的路途。忽然，我听见后面有脚步声似乎在追赶我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位中年妇女，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裹，我心里一阵高兴，就礼貌地问她，“请问我要到某某公社怎么走？”她热情地告诉我说，“我家就住在那里，你就跟我走吧。”於是，我们结伴同行。

我们一同走到公社，她就与我辞别说：“我的家到了，你还要继续往前走一段路。天快下雨了，你要快点走。”那时，我就掏出我丈夫寄给我的草图来看，按照所指的方向速速前行。

大约需要走二十多里路才能到达，当我走了十几里路时，暴风雨倾盆而下，连雨伞都撑不开，浑身都被淋湿了。我边跑边祷告，求主引导我不走错路，能够顺利到达目的地。当时我感觉好像走过头，於是连忙往回走，刚转过身来，就看见我先生正好站在门口，张开双手想关住大门，不早不晚，两人刚好打了个照面。他喜出望外，连忙大声叫我，並将我领进屋里。结婚三年，为主的缘故分别十二年的夫妻，終於又得重逢，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次难得的欢聚，我们俩都十分珍惜这段美好的时光。

感谢主！差遣那个妇女来为我带路走捷径，使我不至於自己摸索道路而留宿荒芜的山间。感谢神！下起暴风雨催我快跑，也催促我丈夫来关门看到我，否则就是走到他门口也不知道是他住的房子。一切神都为我们安排的十分恰到好处，分秒不差。

我看见他穿的衣服破破烂烂，蚊帐也都是破洞，身体十分虚弱，面黄肌瘦，脸上稍稍出现浮肿，粮食不够又没有足够的营养，身体不但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、调养，还要天天出工。每天天刚亮，出工的哨声一响，就要扛着扁担、锄头出去，收工以后，还要到自己垦出的荒地去种蔬菜、杂粮，用以补充粮食不足的需要。灵里也很孤单，缺乏肢体的供应，当时，我觉得他很可怜。

感谢神！使我们在这短短的十天中，在灵里彼此交通，彼此安慰，同心祷告，仰望主的怜悯，我们的信心彼此得到建立，相互勉励，继续走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。

十天假期一晃而过，他不忍离别，就步行送我到县城车站，在那里挥手惜别。

当向标竿力前！虽然孤单不变；
那开路者现在困你，所以当前勿延。
当向标竿力前！主眼睛像火焰，
正在看你，人算什么？何必管他喜庆！
当向标竿力前！不要再望后面，
因为前头就是奖赏，主要赐给冠冕。
当向标竿力前！塞耳，哑口，闭眼，
在崎岖的血蹟路上，紧随基督向前。

短暂的一生

我先生在 1960 年和我一样，因信主在家庭聚会时被逮捕，並判处两年劳动教养。离开原任教的侨校，被送到拘留所，后转送到盐场劳动。1962 年，又转送往山区劳教场，场部干部说：“过去的两年不算服刑，必须重新算起，而且刑期是两年半而不是两年。等到两年半期满，干部问他说：“还有没有信？还 祷告不祷告？他回答说：“有！”干部说：“还信就是思想没有改造好，你的老家是前线，所以不能放你回家去。”因此，他又留在劳教队里继续就业。

就业期间，干部安排他到一个偏远山上伐木，並要把砍下来的木材抬到山下去。有一次，因山高路滑，一不小心跌了一跤，肝部受伤，疼痛不已。干部见他伤势很重，便准他一个月内，暂时改换轻松工种。虽然如此，因没有得到及时治疗，又严重缺乏营养，身体每况愈下。

1970 年，正好城市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场干部还是把他安排到另一偏远山区，在那里插队劳动，直到 1972 年，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，不能胜任劳动，遂向公社请病假，回乡治疗，经批准，於当年 10 月底终於返回家中。

是时，我在山区收到家中发来的电报，告知母亲去世。我马上到公社、大队请假，回家奔丧。经批准即刻回家。刚近家门，看见他已经回来，先后只差两天。感谢神！一家四口终又相聚在一起。

回家后，户口、粮食关系都不能转回来，为了生活的需要，他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工作来养家糊口。经过祷告，他觉得做裁缝比较合适，于是就买了一架二手缝纫机，并买了一些有关裁缝书籍来读，自学裁缝。他心灵手巧，不久就学会了。起初是为家人、亲戚朋友做衣服，后来开始对外营业。

他一边製衣，一边治病，但是身体越来越差，最后到大医院作 B 超，才发现已经是晚期肝硬化。医生建议他要住院治疗，经住院一段时间后，就回家养病。虽然病情严重，但他还是继续做裁缝，直到 1978 年，他因腹水肚子开始肿起来，脚也肿起来，就卧病在床。

有一天，圣灵感动一位爱主的姊妹来探望他，跟他一起唱诗、祷告。之后这位姊妹告诉我说：弟兄病情非常严重，应该马上到医院去急救。于是她赶紧帮忙联系医院，用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，经过两、三天尽力抢救，病情不见好转，最后因医治无效，於 1978 年 4 月 1 日清晨 3 点 20 分，被主接回天家，终年 47 岁。弥留之际，我与孩子及两位看护他的弟兄，一起围在他周围，一同唱着向往天家的诗歌，欢送他回天家。看他的仪容，非常安祥、喜乐，他终于息了地上的一切劳苦、病痛，回到爱他的父神怀中安息了。

主啊照祢旨意！愿我能以顺服，
在祢爱的手里，凡事我都听主。
历忧或是历乐，领我没有叹声，
助我仍能来歌，主祢旨意得成。

主啊照祢旨意！莫容我的望星，
因被眼淚所迷，失踪或是失明！
祢既在世痛苦，也曾流淚伤心，
若须与祢同苦，主祢旨意得成！

主啊照祢旨意！一切都是美好，
每一变化境地，欢然交引导。
方寸纯全无障，向前直趋天城，
或生或死常唱，主祢旨意得成！

神为孤儿之父

“神在祂的圣所作孤儿的父，作寡妇的伸冤者。神叫孤独的有家，使被囚的出来享福……”。（诗 68：5 - 6）

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信实的，祂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於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叫我们能忍受得住。当我从山区请假回到自己的家，神按照祂的应许看顾我们。因我们夫妇两人的户籍都在各自插队的山区，回来后就没有户口、粮食、布票、副食品等供应。但那在基立溪旁看顾以利亚的神，今天也仍然照祂信实的应许养活我们。

从我们离家至今，在这段极其困难的日子里，神感动我信主的热心的哥哥来帮助我们。每月从他有限的工资中，拨出 8-10 元钱，寄给我婆婆作为家用。另有爱主的弟兄姊妹，关心爱护，有的送粮票，有的送衣物，也有在经济上帮助的。在艰难困苦中，神藉着主内的弟兄姊妹伸出他们爱的双手，来扶持、帮助、看顾我们的家。

十几年来，我们双双离家未返，我婆婆她老人家任劳任怨，担起了照顾孩子的重任。回家后一年多，我婆婆因心力衰竭，无病无痛，被主接回天家。感谢神奇妙的安排，在我们为主受苦的日子里，孩子得蒙她老人家细心照料，也使我们在她临终的最后一刻，能够守在她身边，也能为她尽孝送终。连乡亲邻里都有同样的感叹！感谢神恩不尽！

我的孩子从出生不久，就与父母一同忍受许多困苦。可怜的孩子，才一岁多父亲就被捕离家，从小得不到父爱。而我在被批斗的时候，是背着他一同上台，他与我一起经受一切的苦难、逼迫，幼小的心灵难免受到恐惧的伤害。在我受管制的时候，干部常到我家调查、询问，孩子惊吓地啼哭，躲在我的身旁。他与我一同在学习班中，吃不好，穿不暖，而我又要接受“思想改造”，不能细心照料，因此孩子体能降低，腹泻不止，受病痛折磨，苦不堪言。我被捕的时候，在睡梦中被惊醒的他，边哭边喊着：“我要妈妈！我要妈妈！”当干部拉着我走的时候，他抓住我的衣襟紧紧不放，竟然把我的衣服扯破，被干部从母亲的背上强行拖抱开来。我们夫妻被捕离家之后，他在社会上，在学校里常常受人歧视、欺侮。面对这一切，他逆来顺受，从无怨言。神也藉着这些苦难来造就他、训练他。

我们回来之前，神感动一位热心爱主的老姊妹，经常来关心我的孩子。她常带他到家中，教他祷告、读圣经，在属灵上造就他，教导他要敬畏神！无论在学校或在家中，都要作一个神和人所喜悦的好孩子。我的儿子从小就乐意帮助祖母做家务事，因当时家中贫困，烧饭用的柴火都是他到山上捡回来的，不必花分文，主的恩典实在奇妙。

时候到了，神也施恩给他，赐给他聪明、智慧，为他安排、选择了一个很合适的职业——个人开业的牙科医生。

28 岁那年，神也为他预备了一位主内姊妹作他终身的伴侣，终于立业又成家。现在已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。

感谢神！祂所赐给我们的，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父神和主耶稣基督，直到永永远远！阿们！

祂不误事因祂是神！祂不误事祂乐施恩！
祂不误事祂已许过！我们有神还怕谁何？

有何高山祢不能锄？有何深水祢不能渡？
我们的神专门处置，人以为不能的事。

是祢使铁浮水而起，是祢使海分成乾地，
是祢使日半空停止，我们的神并无难事！

祢使软沙作海界限，波浪虽狂不能再前；
祢是你神还有什么，祢是不能为你工作？

祢心爱你知你难处，所以应许祢要照顾；
我们的神充满怜悯，对待祢的无告子民。

我们的神不能不义，不能将 应许忘记；
祢的应许在基督里，都是阿们都是是的。

我们的神不能失信，祢的恩约永远坚定；
祢要照祢应许答应，我们因信所发呼声。

我们因信欢乐唱说：祢不误我祢已许过！
祢不误我祢乐施恩！祢不误我因祢是神！

神为受屈者伸冤並赐福

“神叫孤独的有家，使被囚的出来享福”(诗 68 : 6)

中国改革开放之后，政府对历史上一些冤、假、错案进行落实政策，平反昭雪。1986年初，我在美国的哥哥写了一封信寄给政策落实办公室，要求为我过去所遭遇的进行政策上的调查、落实。批文转下来之后，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，对我的案件进行核审，认为过去对我的判决是错误的，所以定为“错案”，並决定加以平反、恢复公职，因当时已届退休年龄，所以在复职的同时，办理退休手续（从被开除公职以来都算工龄）。1986年12月12日，我正式收到所有的文件，包括：平反、复职、退休。我终於能够每月领取自己的退休金，过上正常的退休生活。

2000年秋，神感动我在美国的哥哥、嫂嫂，使他们想起我在过去的日子里，所受的一切苦难，决定邀请我到美国去探亲，當我去办理出国的有关手续时，蒙神的带领，一切手续都顺利办妥，並於2001年3月到达美国，与在美的诸亲人和主内弟兄姊妹欢聚，使我享受到主内的爱和灵里的交通，这是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，神也把这个福气赐给我。神的恩典真是超过我一切所求所想的。感谢 美神！

我真不知神的奇恩，为何临到我身；
我也不知不堪如我，救来有何足多。

我真不知救我的信，如何进入我心，
我也不知何以一信，便得一个新心。

我真不知圣灵如何，引人知道己过，
并由圣经显明耶稣，使人接祂为主。

我真不知我的前途，到底是甘是苦；
我也不知未见主前，还有什么试炼。

我真不知何时主来，那时我是何在？
到底我当经过死谷，或将空中见主。

(副歌)

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并且也深信，
祂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祂的，
都全备直到那日！

结语

“凡敬畏神的人，你们都来听。我要述说祂为我所行的事”。“祂使我们的性命存活，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。神啊，祢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祢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。祢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。我们经过水火，祢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”(诗 66 : 16; 9 - 12)

感谢神！使我有机会，藉着这篇短短的见证，来述说神在我身上所行的奇妙作为。但愿神的名被高举、得荣耀！也愿所有看到这篇见证的弟兄姊妹，在属灵上得到一点帮助。

“神啊，我到年老髮白的时候，求祢不要离棄我，等我将祢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祢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”(诗 71 : 18)

註 1: 三自革新运动，三自“教会”

在 1949 年，大陆政权易手之后不久，政府就在基督教内开展“三自革新”(后称“三自爱国”)运动。表面上是要求各基督徒团体断绝与外国差会的关系，实行自立、自养、自传；实质上是要通过“三自”来控制教会，使信仰变质，最终消灭基督教会。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当警觉，一面“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於神的……”(罗 13:1 节)。另一面，当人抵挡神时，我们应忠心持守“顺从神，不顺从人，是应当的”(徒 5:29)。我们坚信，惟有至高、永生神的权柄是绝对的，(太 6:13)人的权柄都是相对的。世上任何人(包括教会内部的使徒、长老)都无权要求信徒绝对顺服。

这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大陆不少主仆被捕、判刑就是三自里一些犹太们检举、出卖的。（例如王明道弟兄夫妇，就是众所周知千百人中的一对。）三自某主要领导人是地下党员（假弟兄）多年来，他严重践踏圣经，禁止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、儿童信主受浸；（太 19:14；可 10:13-14；路 18:16）禁止在礼拜堂内讲解圣经中一些基要真理；不少地方还要由他们无神论者审查讲道提纲；千方百计、软硬兼施地禁止家庭教会，要求信徒登记加入三自。全然否定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圣经是全体信徒生活、事奉的准则。近年来，由某为首的三自头目，竟胆敢公然与神为敌，篡改圣经基本信仰，把“因信称义”（罗 1:17；加 3:11；来 10:38）擅自编凑成“因爱称义”的异端，等等，妄图信仰变质，使教会形存实亡，欺骗世界舆论，标榜“宗教信仰自由”。敬虔信徒都是善良守法公民，但对于持守纯正信仰，不可掉以轻心，要紧紧倚靠主，决不变节、妥协。

註 2：小群或小群教会

1922 年以倪柝声（1903-1972）弟兄为首，在上海前哈同路（后改为铜仁路）文德里成立基督徒聚会处（或叫地方教会）。该会鼓励信徒努力读圣经、遵行主道、全心跟随主，鼓励信徒人人领人归主。主张教会以“地方”为立场，即一地一会，一个地方行政单位（如县或乡）只应有一个教会，余皆属于分门别类（参林前 1:10-13；3:3-4 等），——宗派（参倪柝声著《工作的再思》后又名《教会正常生活》与欧洲闭关弟兄会（The Closed Brethren）相似。该教会信徒人数发展较快，当初由于反对宗派、且鼓励脱离宗派，把许多基督团体划入“分门别类”，于是引起一些团体反弹。“小群”（参路 12:32）原是基督徒聚会处自编诗歌的书名，后来被反对者用作聚会处的绰号，于是《小群诗歌》就改名为《诗歌》。

主仆史百克弟兄（T. A. Sparks 1888-1972）是英国人，神重用的主仆。倪柝声弟兄生前特别敬重的弟兄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说：“以‘地方’为教会立场，必然像闭关弟兄会，导致内部分裂；如以基督为立场就有利於合一。”教会历史证明，这话是正确的。